

金康深谷绝学作品集

烈马狂生



中

西藏人民出版社

247.5
8000



95041997

烈马狂山

金康深谷绝学作品

西

青松虽感意外，但见了那中年掌柜，身怀武功，也就不以为异，只是心中暗自猜忖道：

“看来这翠云楼珠宝行，又是江湖中心怀野心的何人耳目，恐怕就是东海泉君冷九居多。”

他想着面上露出得色，又忖道：

“如果真是你。今日你非中我之计不可。”

店伙朝精舍走去，在门前停了下来，大声道：“冷公子到了！小人告退！”

谁知精舍之中，忽然转出一含娇滴滴悦耳的女子口音，道：

“冷公子请进！”

— 独孤青松再也想不到翠云楼的老板会是个女人，他迟疑了一下，走进去，精舍之中布置雅致，陈设合度，且有清香轻散，充分显出主人乃是个极有教养之人。

独孤青松暗暗猜想主人必是个雅人。

他转过一屏风，蓦然，一个美欲天仙，温婉含笑的绝色少女立在他三步之外，两人这一对面，同时一怔，四道目光便形胶住。

接着，那少女神情一震，玉面一红，柔声道：

“公子真信人也！”

独孤青松也抖然惊醒，呐呐道：

“那里！”

可是他忽然想起少女这话中不是已经明示东海泉君已经来了么？他未曾深想，随按他原定计划，尴尬的问道：

“昨日小生在城外杂木林中遇一冷姓名九之人，托小生交贵行两块断石碑，那冷朋友是否已经先来了么？”

少女含笑道：

“家父已在昨夜回来，久不见公子到来，又出去寻找公子了。”

独孤青松猛闻少女称东海梟君为父，才知她正是东海梟君的女儿，不知如何，竟对他原定计划，甚难启口，脸上突然胀得通红。

少拿也见独孤青松除一袭青衫外，身无长物，双眉微微一耸，但随即又含笑问道：

“家父对那两块断石碑，甚为珍视，公子未曾随身携带，想是已妥放他处……”

底下的话她忽然未再说下去，因为她忽然见独孤青松脸色渐沉，不禁转口诧异问道：

“公子，难道出了意外？”

少女双目突射精光，凝视着独孤青松，待他答话。

独孤青松终于仍照原定计划，黯声道：

“不提那两块断石碑还好，提起来几乎因它送了小生的性命，断石碑被一个穿金袍的男人和一个穿红衣的女子抢走了！他们抢走石碑不算，还想要杀小生呢！”

“啊。”

少女的脸色大变，全身一凜，久久未曾说话。

独孤青松连忙道：

“那两块断石碑真是很要紧么？”

少女转头望了独孤青松一眼，独孤青松立从她的眼色之中发现一片愁云，同时更有一种对他的怜悯的色。

少女低声道：

“古公子，后来他两人又如何放你走了呢？将经过告诉我后你快走吧！我爹爹若是见了你，对你定然不利！”

独孤青松故作惊讶的道：

“啊，他会对我怎样呢？”

少女更加怜悯的道：

“他会杀了你！”

独孤青松全身故意一抖，惊怖的急急道：

“后来我说出那是冷九交给我的……”

少女忽然大声，紧张的道：

“你说出这翠云楼的地方么？”

“没有，没有。我说是交我深藏的。”

少女点了点头，轻轻吁了口气。

独孤青松继道：

“我说了之后，那两人始放我走，并约后天晚上仍在那座杂本林中等冷先生，交回两块断石碑给他。所以今日我特来说，话已说清，我要走了！”

谁知就在这时，灰影一闪，东海泉君冷九已站在独孤青松身前，他出手如风。一把已扣住独孤青松的手腕。

· 独死青松又故意一声惊叫，运气使自己的脸色逼成苍白，连叫饶命！

东海泉君这才将扣住独孤青松的五指松些，怒喝道：

“你刚才的话是真的么？”

独死青松又喊饶命，道：

“那一字不假！小生实在无能为力啊！”

东海泉君似乎怒到了极点。他左手一伸，便点了独孤青松的较穴，右手带。抖然将独孤死青松摔出了一丈外，萎顿在地，他厉声道：

“小生！小生！你小生个屁！蓉儿看住他！后日夜间我要去再会会那老杀才血魔帮主，哼！小子，你若说了假话，那便有你好受的了！”

东海泉君脚下一点，便掠出精舍之外，一闪不见！

· 独孤青松计已得售，心中暗笑。暗暗运气解开了穴道：

蓉儿叹了一口气：

“古足。如你的话不假，你仍仁人君子，如今只看后日我爹爹是否顺利取回石碑了、否则我爹爹仍不会饶了你。”

软穴被点，仍可说话。独孤青松穴道虽解，却装着全身瘫

软的样子，惊惧的道：

“小姐无论如何救救小生。小生今生感激小姐，唉！天上飞来横祸，要知如此，当初我死也不受此之托。”

独孤青松悔恨连声。

蓉儿又重重的叹了口气，柔和的目光望着独孤青松。好似忽有所决定，款步行至独孤青松身边。姿态之美妙，真如仙子临凡，更有一股淡淡的幽香，飘入独孤青松的鼻端。

独孤青松一反惊惧之容，如梦如痴的道：

“小姐，你是我有生所见最美的女子。”

蓉儿闻言似觉一怔，随即婉然而笑。道：“岂敢当古兄谬赞。如今我便替你解穴，你去吧！”

蓉儿又温柔的望着独孤青松笑笑。她的一颦一笑看在独孤青松眼中，都显出她的温婉，高雅而动人的清丽。

独孤青松低声阻止道：

“小姐如放我走了，你爹爹知道岂不怪罪于你？不，就让我等到后日再说罢，我心领小姐的惠施。”

蓉儿沉吟一下，道：

“爹爹一向宠爱我，他不会太责怪我的，我看你也是一表人材，再说这件事你并没有错，我爹爹后日晚间如遭挫折，他真会废了你的。”

独孤青松低声谢道：

“谢小姐的好心！但我不能连累小姐。”

独孤青松说着内中感到一阵内疚，同时对蓉儿更加的倾心，暗忖道：

“我要和她做个朋友多好啊！”

独孤青松轻轻道：

“小姐，我能知道你的芳名么？”

蓉儿柔和的道：

“我叫冷雁蓉。”

“冷雁蓉，这名字好听极了！容我叫你一声冷姐姐好么？”

冷雁蓉脸上一红道：

“因为你受着委屈，要是在别的情形下，你这样说我可不会答应。”

独孤青松知道她已经允了，心中十分的高兴，连忙道：

“谢谢冷姐姐的宽容！”

冷雁蓉同情的一笑。

这天独孤青松便装着瘫软在翠云楼珠宝行里的精舍之中，冷雁蓉竟也十分耐心的陪着他谈天，独孤青松对于冷雁蓉真是一见倾心，愈看愈爱，暗暗道：

“我非交她这个朋友不可！”

当天晚上，冷雁蓉竟也取来一床被子盖在他的身上，悄声道：

“秋气袭人，夜里凉得很，我爹爹晚上不会到这里来，你盖着不用怕！”

独孤青松感动的望了她一眼，道：

“小姐真是好人，我要怎样感激你才好！”

冷雁蓉笑笑道：

“这算不得什么？古兄无端受此委屈，我真有些过意不去！”

说罢，她珊珊而去！独孤青松望着她的背影，脸上流露出倾慕的微笑。

当夜二更时分，独孤青松揭被而起，施展出鬼影无形轻功，悄然奔至城外那座杂木林中，隐起身形，他判断蓝匕坛主必会如期在三天内到来。

蓝匕坛主乃血魔帮中坛主其身份之高仅次于帮主夫妇，血魔帮决不让他就此死在独孤青松的手下，他那晚必带了断石碑而来，但帮主夫妇也必将调集血魔帮无数之高手，甚且九龙神魔、白骨真君，九州大侠和帮主夫妇本人都将隐身一侧。静待

独孤青松取得断石碑，为蓝已坛主解过被点穴道后，一哄而上，围攻独孤青松，这是预料中事。

他等了片刻，果见人影嗖嗖，眨眼间杂木林中来了十几个人，正不出独孤青松所料，血魔帮万极天尊亲率着三坛坛主，九州侠。帮主夫人追魂艳娘也率着四个云髻高挽的廿几岁的女子到来。

这些人无不是血魔帮的精华，单以武功而论，真是足可虎视天下而无愧色！

蓝已坛主脸色苍白，默默地随在血魔帮主的身后。

血魔帮主万极天尊仔细的看过这座杂木林的形势及附近的地形，转头对九龙神魔道：

“金坛主！你隐身在南边半里之处的山边，听讯号行事。”

九龙神魔应声而去！

血魔帮主又对白骨真君道：

“洪坛主你隐西边。”

白骨真君也奉命而去！

最后九州挟阻北，帮主夫妇亲自断绝东面，如此一来，已形成包围之形势。独孤青松知道最弱的一面，是白骨真君把守的西面。暗暗记在心中。

但是他又心想当今武林任何一人如被这些人包围住，势必均无法生离，那么东海泉君被自己骗来，扰乱性的袭击，如一旦他被围，突生此地，如何对得起他的女儿冷雁蓉？

血魔帮主布置完毕离去后，独孤青松转回翠云楼躺身原地，始终苦思不出一个妥善的办法。

他辗转难眠，伸手忽然触及怀中地将老人送给他的那本手抄记事，心中一动，暗道：

“有了！”

正想取出来观看，因为地将曾言此中集天地二将一身艺业的精华，天将擅奇门星宿之学。其中必有玄奇阵图，如果将杂

木林预布成一座离迷阵图，岂非万全？谁知精舍之门讶然而开，独孤青松双目微睁，只见冷雁蓉悄然而至，看见独孤青松仍躲在原地，似乎放心下来，喃喃道：

“奇怪，我刚才分明看见一条黑影进入精舍的。”

她喃喃说着，竟探手独孤青松胸口，试试独孤青松的呼吸和心跳。

独孤青松闻着从冷雁蓉身上散发出的芬芳的气息，心中一阵迷眩，一惊道：

“谁，是谁？”

冷雁蓉速退三步，低声道：

“古兄是我！刚才我似乎看见一条黑影掠入精舍，放心不下，故来看看。”

独孤青松答道：

“啊，是小姐！小姐这样关怀小生，小主感激不尽，刚才没有人来此，小姐安心歇息吧！”

冷雁蓉又为独孤青松将被子理好，轻声道：

“古兄，你也安心歇息，明夜我准备陪爹爹走一趟，或不会出何差错。”

她此话一出，独孤青松心中大震，暗付道：

“这如何使得？要有何闪失。自己将终生难安！”

连忙惊道：“小姐，你一个女孩子家，怎能去那种凶险之地？”

冷雁蓉缓缓道：

“不打紧的，爹爹能去的地方，我便能去！这些事告诉你，你也不太明白，我们明天说吧！你好好的睡。”

“个，小姐！那些人都是来去无踪的啊！那种江洋大盗杀人眨眼，你还是不去的好。”

冷雁蓉一笑，柔声道：

“古兄，你为人诚恳，我也感谢你的好心，但是我告诉你

吧，你听过十年前天山摩云峰比武的两个人吗？”

“啊，我听说过，好像是东海奇叟和大漠异人两人。”

“是啊！这两被江湖中当作神人一般看待是么？我爹爹就是东海奇叟的徒弟，我也得了爹爹的全部真传，我能去的。”

独孤青松一听之下，几乎就想跳了起来，他做梦也想不到东海梟君却是东海奇叟之徒，可是他那里知道东海梟君却是东海奇妈追杀了廿年的孽徒？”

但是独孤青松轻轻摇头，道：

“小姐，我不相信你的话，我听说东海奇叟在天山与大漠异人比武坐化时，襟前留下了什么神功被人抢去了，你爹爹要是他的徒弟，为何会任人抢去的？”

冷雁蓉叹了口气道：

“那时我与爹爹正在云贵边陲荒山绝谷之中，与世隔绝，不知这事，才让一个名叫烈马狂生的人抢走，我们此番到中原来，就是想找烈马狂生索回师爷的血襟，不料就听到武林金鼎在齐王故宅中消息，那两块石碑正是和那事有关，爹爹因它还背上受剑伤，而又失在你的手里，你想爹爹气是不气！”

独孤青松听到此话，心中忖道：

“原来如此，那我们以后有得好看的了。”

随即他闭目无言。冷雁蓉又安慰了独孤青松几句，离开精舍而去！

独孤青松待她去后，取出了地将记事，翻看了一刻，蓦见上面有个名叫“九柱香”的阵势，看了看阵势的说明，心中一喜。

这时，天色已近五鼓，独孤青松一而起，又飞奔至那座杂木林中，剥皮立阵，按“九柱香”的阵式，剥了九株大树的树皮。他在阵中试一走动，玄奇莫测，在晨曦微现中，满心高兴的转回翠云楼的精舍之中。

次日，冷雁蓉又到精舍中来，她穿着一身月白色的裙衫，

更显得她明洁动人，她一到，独孤青松已笑道：

“冷小姐，你真是美比天仙，小生何幸，识得小姐……”

他本不善奉承，这一说首先自己满脸通红，但他对冷雁蓉爱慕之色，流于言表，冷雁蓉也脸上一红，轻声道：

“古兄，你非我辈中人！……”

但她话未说完，蓦见独孤青松双目奇光一现而敛，不禁心下一惊，道：

“古兄，为何你欢目隐射奇光，莫非你身怀绝艺？”

随即她又自言自语，道：

“啊！那是不可能的，你有多大年纪，怎能练到神仪不露，英华内蕴之境，那是我多心了！”

但独孤青松却双目逼视在她的脸上道：

“小姐！明夜之后，我们还有相见之日么？”

冷雁蓉摇头道：

“恐怕没有了！你能不能渡过明夜，还得看你的造化呢！纵然我爹爹明夜不加罪于你，也必驱逐你去，我问你，你会恨我爹爹么？”

“不，我为什么恨他？石碑失在我手，我正过意不去呢？”

独孤青松嘴里说着，心中却在暗笑，道：

“以后没有见面日，恐怕见面之日还多哩！”

恍眼两天过去，在这两天中，如孤青松早与冷雁蓉谈得十分的投机，冷雁蓉的善良，纯洁使独孤青松有更深刻的印象，而独孤青松以一介书生的身份，竟几乎无所不知，尤其对武功一道，他竟也能说得冷雁蓉佩服之至。

这时，冷雁蓉方才注意到独孤青松那身练武的骨格，实在是百年少有，她心中无形中也泛起一重奇想，忖道：

“要是他能拜在爹爹的门下，想来他的成就在我之上。”

她这样想着，神情便是一呆。

独孤青松早已看着冷雁蓉眼里，问道：

“冷小姐，你在想什么？”

冷雁蓉脸上飞起一朵红云，道：

“啊，没什么！我是想今夜已到约定之期，但冀天能从人愿，取回那两块石碑……”

独孤青松道：

“我想一定能够取回来纳，未知小姐和你爹爹准备何时动身？”

“大概总在三更过后。”

独孤青松点点头，忽然道：“小姐，我昨夜做了个梦，真是奇怪！”

“梦见什么，有这么奇怪？”

第二十四章 赴约惊魂

“啊，我梦自己被七八个大汉恶凶凶的追赶，结果我使逃到城外那座杂木林中，奇事就在这时出现了，我发现林中有九株大树的皮，被剥得精光，那时我正要被他们赶上，忽然听见你的口音在我耳里说道：‘古兄，绕着那些没有皮的树走，左三步，右四步，他们追你不上，而且你还可以打他们。’我就照着你的话做，果然他们竟连看也看我不见了，我心里一高兴就醒了。”

小姐，你说遣梦奇不奇怪？”

冷雁蓉一笑，道：

“日有所思，夜有所梦；古兄，你别想太多了！”

独孤青松暗道：

“冷雁蓉，我若不早告诉你，到晚上你和你爹爹纵有飞天之能，恐也无法脱身了！”

当夜初更时，东海泉君和冷雁蓉同时来了精舍一趟，东海泉君冷九冷冷对独孤青松道：

“你有没有命，就看今宵。”独孤青松一声不响，却在心里暗笑。待他们去后，他跃了起来，就在精舍中找到笔墨，就壁上题了几个大字，道：

“谢泉君，小姐助阵之隆谊！”

一溜烟出了翠云楼，回到客棧之中，带着龙马鬼王杖，赶也城外；将龙马放了，道：

“雪哥，听到我之啸声，就奔来吧！”

他提着鬼王杖，施展出鬼影无形轻功，便朝杂木林奔去，这时虽二更不到，但他知道血魔帮为慎重之计，附近必放有卡哨，可是鬼影无形轻功，何等愉快，内功稍差之人，根本就休想看见他的人影。一忽儿他已射入林中，隐入“九柱香”阵中，等着蓝七坛主的到来。

四外虫声稀疏低鸣，秋星隐隐，不久便见十几条人影急驰而来，但离林尚有半里之遥时，人影忽分，分布稳妥，只有蓝七坛主脚步踉跄的蹒跚而来，独孤青松知道他内伤已快发作，脸上陡现冷峻之色，喃喃道：

“今日我虽不要你性命，哼，爹爹断臂之仇，在所难逃！”

他目光炯炯的望着蓝七坛主，他越走越近，独孤青松从他苍白的脸上，仍可看出隐隐含着凶戾之气。

独孤青松见蓝七坛主手中抱着两块石碑，已走至杂木林前，望着几株剥过皮的大树，怔了一怔，然后举步维艰的走入林中。

他进入林中方走了七步，独孤青松已飘身而下，冷冷道：

“你真送来了两块断石碑，你放在地下退出林去吧！”

蓝七坛主望了独孤青松一眼，见他手中提一柄寒铁鬼头杖，默默的放下断石碑，却站着不动。

独孤青松沉声叱道：

“你为何不退出林外呢？”

蓝七坛主目中射出二道凶光，愤然道：

“你还未为我解除被点穴道。”

独孤青松哈哈大笑，道：

“我为你解去被制穴道，你好施放讯号么？”

蓝七坛主神色大变，怒声道：

“你这无耻的小狗，在过一刻，已至三天的对时，我虽死，你又能逃出本帮的制裁？”独孤青松更是傲然大笑，道：

“你别急，我既答应为你解穴，自不会失信于你，但你得先退出林外，难道我不要验明这两块石碑的真的么？”

蓝匕坛主哼的二声，依言退出林外，独孤青松急急的验过断石碑，但他怎样才能验出真伪，他想了想，暗想：

“这两块断石碑大致假不了，如是假的，应魔帮何须如此劳师动众，如临大致？他们如此，无非认为自己已瓮中之鳖，再也逃不出他们的掌心。”

独孤青松看了一眼，又沉声道：

“好了，你进来吧！谅你也不敢作假。”

蓝匕坛主再进入林中，仰首一望，忽见独孤青松脸色铁青，眉宇间隐隐透着杀气，不禁微凛，道：

“小子，你真要为我解穴么？”

独孤青松冷笑一声，道：

“我还不肯失信于你！哼，不过灵雾谷圣剑羽士断臂之仇，今夜你可不能不还！”

蓝匕坛主惊得退了一步，厉吼道：

“小子。你想怎样报法？”

独孤青松大笑，喝道：

“你，九龙神魔，白骨真君都难逃断一臂之厄！”

蓝匕坛主更狂声，道：

“那你不如杀了我！”

“杀了你太便宜你了，哼！蓝鳞匕首之主，你记算过死在你蓝鳞匕首之下的武林人共有多少？你能就这么死去么？”

他话声一落，人影一晃，已欺至蓝匕坛主身前，举手连拍三掌，掌掌落在他胸前重穴之上，一声大喝道：

“穴道已解，我非无信之人！”

蓝匕坛主咳的一声吐出一口浊痰，脚下一点，蓦然倒纵而退，谁知独孤青松接着又一声厉喝道：

“断臂之仇，还来！”他声随人至，鬼王杖一抖，寒光倏

起，挟着一股无以伦比的杖风袭到；蓝七坛主一声厉啸，狂叫道：

“小狗，你真是心狠手辣！”

果然，他话声一落，独孤青松凛厉的杖风已到，冷喝一声道：

“蓝魔！你记着今夜，我独孤青松已饶过你一命！”

蓝七坛主那里躲闪得及，“哇！”的一声凄厉的惨叫过处，血溅半丈，一条左臂已连户肩鬼王杖劈断，踏地昏绝过去。

可是就在这时，独孤青松目光一扫四外，已见一灰一白两条影子电射而来，同时，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厉啸大起，涌出了十几条人影。

独孤青松急忙提起两块断碑，正想腾身而起，将石碑也入那树穴之中，蓝七坛主忽然醒过，颤声道：

“小……狗……奉帮主之……命……重阳……之日，万极宫中九……龙血盟。”

说完他又昏了过去。

独孤青松冷冷道：

“我知道了，定然赴约！”

声随人起，嗖地已窜上树梢，找到了那树穴，又将最后块断碑放了进去。随即飘身而落，目光掠处，早见东海泉君和冷雁蓉站在林外。

冷雁蓉见杂木林中果有九株剥过皮的树木，咦了一声，但东海泉君已急道：

“蓉儿小心，今夜看来凶险重重。”

他话刚说完，四外的血魔帮人已经涌到，万极天尊一声如霹雳的怒喝：“冷九，又是你！你为何来赶这淌混水？”

“混水？”

东海泉君脸上的杀机隐现，猛地一掌劈向万极天尊，厉声道：

“夺我宝藏石碑，我还是来赶这淌混水？”

万极天尊闪身一让，怒道：

“你这是什么意思！”

“还我藏宝石碑来，废话少说。”

呼地又是一掌打出，同时左手骄指如裁，“丝”！地划出一道寒芒指功。

独孤青松在林中见了他的身手，激动的忖道：

“九阴掌，寒芒指，他果然是东海奇叟的传人！”

无形中独孤青松对东海泉君有种亲切之感。追魂艳娘一阵阴笑过处，冷声道：

“平，你与他多说什么？打！”

她“打”字方出口，红影一闪，人已掠到，一掌已与东海泉君接实，“蓬！”地一震，追魂艳娘退了三步，东海泉君功高一筹，全身一摆。

万极天尊突然摆手止住了追魂艳娘，大声道：

“冷九，我问你，是否你的藏宝石碑也已失去？”

东海泉朝冷雁蓉道：

“蓉儿，接住那淫妇！”

这才转头对万极天尊道：

“无耻老魔，分明被你夺去，还装作不知，今夜你却不还来，我与你拚了！”

他掌指一亮，又待攻出，九龙神魔金鼎、白骨真君，九州侠已经赶到，一声怒喝，九龙神魔已欺到东海泉君的身前。

万极天尊喝道：

“九龙坛主且慢！”

东海泉君和冷雁蓉一看情势，面色一变，立知今夜凶多吉少。万极天尊又开口道：

“冷九，本帮主向无虚言，本帮主追你一日一夜，尚未将石、碑截下，谁还能从你之手夺到？况且本帮保有的两块尚且